

张居中再访贾湖

■张守阳

五月的风拂过中原大地，一望无际的麦浪随风翻滚，张居中老师再次踏上贾湖这片熟悉的热土。这次，我有幸全程陪他走一走这块常常挂念的土地。

碧波绕村，草木葳蕤。这片沉淀了9000年文明的土地也曾盛满他最炽热的青春，封存着一段难忘的田野岁月。对于张居中老师而言，贾湖不仅是一处考古遗址，也是他奉献青春的地方之一，是他初心萌发的原点。20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他奔赴贾湖村，一头扎进漫漫田野之中，开始了艰苦的考古发掘工作。寒来暑往，朝耕暮耘，他与考古团队的同仁日复一日于泥土中剥去岁月尘封，探寻远古先民的文明踪迹。那些朴素平凡的村民亦是他们考古路上最珍贵的战友。

1984年，在发掘现场，张居中老师见到了遗址发现者朱帆先生的儿子朱振甫和贾湖村村民贾长友。大家热情问候、亲切交谈……从那一刻起，两个正值青春的小伙子就跟随张居中老师开始了考古发掘工作。

“朱帆老馆长发现了贾湖遗址。贾湖文化得以发掘，他是第一功臣，他的儿子也是功臣。”张居中老师说，“贾长友是贾湖村的普通村民，现在是有名的技工。很多国内外的遗址发掘都邀请他去支援。”

在村口河堤上遇到村民贾留留。他笑着跑过来握着张居中老师的手说：“我是你的赖学生，没文化，没学好。”张居中老师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确实不是好学生，不过出力也不小。”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当年，大家不分身份、不分昼夜，挖土、清理，甄别遗存，在尘土里并肩前行。他们苦累共担、喜乐共享。贫瘠的乡村，定格了一代人最纯粹的热忱。

岁月无声，催人老去。时隔多年，故地重游，故人相聚。再次见到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昔日少年早已两鬓染霜，脸上刻满岁月的沟壑。张居中老师伸出双手，紧紧握住老朋友的手。粗糙温热的掌心相触的一刹那，所有的时光壁垒轰然消散。

当天，张居中老师还到贾湖遗址博物馆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采访进行了4个多小时，张老师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很多关于贾湖的知识信手拈来且言辞幽默。我也问了张居中老师位于马村乡的阿岗寺遗址和贾湖遗址的关系，他遗憾地回答：“曾经那里有一个跟贾湖同时期的遗址，但是后来河道工程将遗址核心区破坏了，只留下很少的边缘部分。现在那里保存下来的主要是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的，以龙山时期为主，还有商代的遗址，跟贾湖遗址已经没有关系了。”

看着眼前陌生而又熟悉的故地、故人，张老师说：“往事如烟，数十年前的一幕一幕涌上心头——清晨的薄雾笼罩遗址，众人迎着朝阳开工；盛夏烈日灼灼，汗水浸透衣衫也不曾停歇；暮色沉沉之时，众人围坐闲谈，畅谈发掘收获，畅想远古文明……那些泥泞与汗水、惊喜与期盼、坚守与陪伴，虽尘封多年，依旧鲜活滚烫。”

几十年来，张居中老师笔耕不辍，撰写多篇学术文章，潜心解读贾湖骨笛、碳化稻米、刻符甲骨等珍贵遗存，向世人揭开9000年前史前文明初始的神秘面纱。贾湖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早已融进他的内心，当年并肩同行的老友早已成为此生难以割舍的牵挂。

半生倏忽而过，但深埋在贾湖黄土里的热忱与情谊从未褪去。原来世间最动人的从不是岁月无恙，而是故人重逢。故土仍在，是历经半生风雨回望来路依旧能在这片土地里寻回最初的自己，寻回那一段热烈纯粹、无怨无悔的青春。

当年，大家不分身份、不分昼夜，挖土、清理，甄别遗存，在尘土里并肩前行。他们苦累共担、喜乐共享。贫瘠的乡村，定格了一代人最纯粹的热忱。

岁月无声，催人老去。时隔多年，故地重游，故人相聚。再次见到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昔日少年早已两鬓染霜，脸上刻满岁月的沟壑。张居中老师伸出双手，紧紧握住老朋友的手。粗糙温热的掌心相触的一刹那，所有的时光壁垒轰然消散。

当天，张居中老师还到贾湖遗址博物馆接受央视记者的采访。采访进行了4个多小时，张老师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很多关于贾湖的知识信手拈来且言辞幽默。我也问了张居中老师位于马村乡的阿岗寺遗址和贾湖遗址的关系，他遗憾地回答：“曾经那里有一个跟贾湖同时期的遗址，但是后来河道工程将遗址核心区破坏了，只留下很少的边缘部分。现在那里保存下来的主要是仰韶时期到龙山时期的，以龙山时期为主，还有商代的遗址，跟贾湖遗址已经没有关系了。”

看着眼前陌生而又熟悉的故地、故人，张老师说：“往事如烟，数十年前的一幕一幕涌上心头——清晨的薄雾笼罩遗址，众人迎着朝阳开工；盛夏烈日灼灼，汗水浸透衣衫也不曾停歇；暮色沉沉之时，众人围坐闲谈，畅谈发掘收获，畅想远古文明……那些泥泞与汗水、惊喜与期盼、坚守与陪伴，虽尘封多年，依旧鲜活滚烫。”

几十年来，张居中老师笔耕不辍，撰写多篇学术文章，潜心解读贾湖骨笛、碳化稻米、刻符甲骨等珍贵遗存，向世人揭开9000年前史前文明初始的神秘面纱。贾湖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早已融进他的内心，当年并肩同行的老友早已成为此生难以割舍的牵挂。

半生倏忽而过，但深埋在贾湖黄土里的热忱与情谊从未褪去。原来世间最动人的从不是岁月无恙，而是故人重逢。故土仍在，是历经半生风雨回望来路依旧能在这片土地里寻回最初的自己，寻回那一段热烈纯粹、无怨无悔的青春。



晨遇

■宋效铨

晨光熹微，当第一缕曙光悄然漫过窗帘，不用睁眼看时间，早已养成早起习惯的我便翻身下床，简单洗漱后就下楼跑步了。

时至浅夏，五月的风已褪去了暮春的微凉，裹挟着堤岸上草木的青香扑面而来。迎着温柔的朝晖缓缓奔跑，我的脚步从容轻快，身心皆沉醉在这初夏清晨的悠然诗里。

行至一处河湾，我忽然看见岸边草木深处有人拿着手机、相机正聚精会神地望着远方。满心好奇的我不由得停下脚步，顺着他们的目光远远望去，惊喜地发现河对岸的水面上，有两只天鹅正在缓缓游弋，悠然自得。

或许是众人的围观吸引了它们，只见两只天鹅舒展羽翼，慢悠悠地向我们这边游来，姿态从容又美丽。它们所过之处，水面上留下两道浅浅的水痕，慢慢向四周漾开。近了，近了，越来越近了，我忽然又发现后面一只天鹅的身边跟着八只毛茸茸的小天鹅，圆滚滚、胖乎乎的，一身浅灰色的绒毛，在水中一摇一摆，像一个个灵动的小毛球。

不多时，它们靠近了岸边的浅水区。大家屏住呼吸，不停地拍照、录像，定格这美好瞬间。只见前面的一只天鹅羽毛雪白，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晕，修长的脖颈自然弯曲成优美的S形，前额那一抹黑色的疣状突起更添了几分雅致。它静静浮在水面，身姿舒展端庄，尽显优雅从容，独自享受着初夏暖阳的轻抚，悠然惬意。紧随后面的一只天鹅低头梳理着羽毛。它将长长的脖颈弯向身后，用橘红色的喙轻轻啄着羽翼，动作轻柔，像在精心打理自己的华服。每梳理一片羽毛，它便微微侧头，将脖颈浸入清澈的水中，再猛地抬起。水珠顺着它洁白的羽毛滚落，在阳光下晶莹剔透，像一颗颗细碎的珍珠。八只小天鹅紧紧跟在妈妈身后，时而低头戏水，时而跟着妈妈缓缓游动，乖巧又呆萌。它们摇摆着小小的身子，在水面自由自在地穿梭，温顺又可爱。阳光洒在它们身上，泛着柔和的光，格外动人。

风依旧轻轻吹着，河面波光粼粼。这个清晨，因为有天鹅的一家而变得格外美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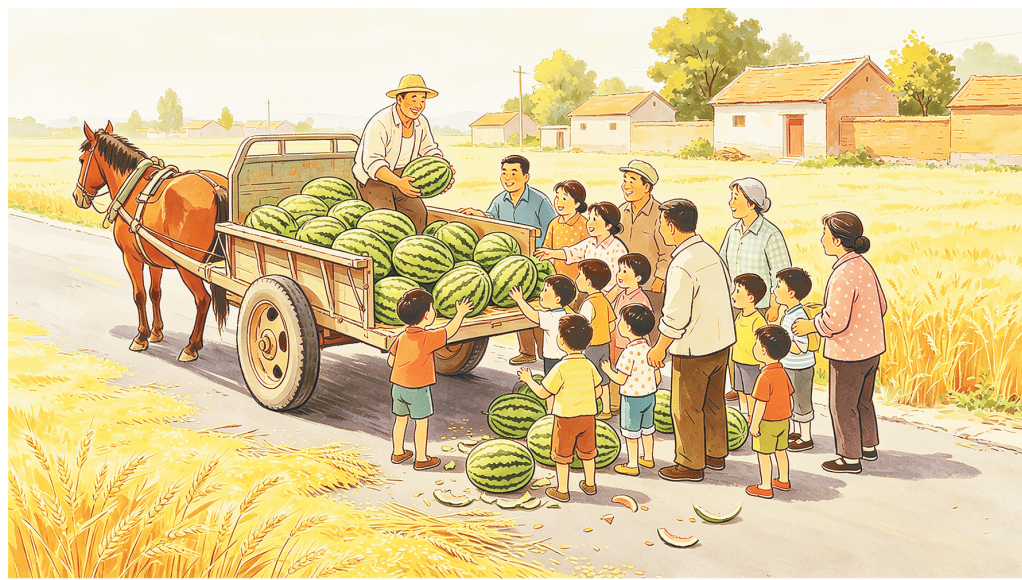
流金岁月

■郭彩华

如今，西瓜是再寻常不过的水果了。超市的货架上、街边的水果店里，西瓜的品种多样——红瓤黑籽的、黄瓤白籽的、无籽的……随时都可以买到。可我总觉得现在的西瓜少了独有的甜——麦收季，晚风中，那股混着麦香与井水凉意的甜……

我总觉得，童年的夏天是从金色的麦浪开始的。我们这里，每年“六一”前后麦子便成熟了。此刻，田野褪去青翠，铺展开一望无际的金黄。家家户户收完麦子，把金灿灿的麦粒薄薄铺在乡间公路上任烈日炙烤。大人蹲在麦子上分拣麦粒，我们小孩子则在旁边追逐、打闹。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琳琅满目的零食，也没有随时可取的冷饮。烈日炎炎下，唯一的期盼便藏在那一声悠长的吆喝里——“换西瓜喽”……

每到这个收获的季节，公路上总会有赶马车的瓜农缓缓路过。木制的马车上，墨绿的、圆滚滚的大西瓜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马蹄声、车轮声、卖瓜人的吆喝声穿过滚烫的夏风，向远处的田野飘去……



一听见这熟悉的声音，晒粮的大人们便会直起腰，抬手挡住刺眼的阳光，高声喊住赶路的瓜农：“卖瓜的，停一停，换个西瓜！”

那时候乡下人过日子仔细、朴实，不会着急直接换瓜。等卖瓜人靠过来后，他们总会随口问道：“老乡，你是哪庄儿的？这瓜熟不熟、甜不甜？”

卖瓜人也都是老实人，大多性情直爽，做买卖不遮遮掩掩，也不怕吃亏。他们总是大手一挥，响亮地回答：“来

换西瓜

偷偷地咽着口水，只等卖瓜人一声令下——开吃。要是有人没吃到，卖瓜人二话不说还会再切一个。

尝过之后觉得可以，大人们才开始换瓜。我们小孩子也不散去，围着瓜车，踮着脚尖张望，都希望自己家多换几个。

刚换回来的西瓜带着田间的温热，直接切开吃少了几分凉甜。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没有冰箱，可祖辈人自有降温的智慧——一口老水井，便是夏日天然的冰柜。大人们会用网兜装好西瓜，系上麻绳，再轻轻放入井中，让西瓜泡在清凉的井水里。西瓜在井水中浸泡一两个小时，捞上来切开，咬上一大口，冰凉的感觉瞬间驱散了整日的燥热与疲惫。那股清冽甘甜的味道干净又纯粹，是如今任何冰镇西瓜都比不了的。

不知为何，我对西瓜味道的认同始终来自童年的夏天。那味道让我十分怀念。其实我怀念的，是那个年代人们以物易物的纯真和无虑的时光。

们顺草捉虫时难免会摸到这些肥料。中招的人边甩手边大叫“手臭、手臭”，引得旁边的人哈哈大笑。

摸到的木糊虫在水中滤净污秽，然后晾干烹制。这种鲜美的小虫当然是油炸最佳。不过当时没几家会富裕到用一锅油去炸虫子吃，那简直太奢侈、太浪费了。我们就用最简单的烹制办法——铁锅里放油少许，木柴小火把油烧热，将木糊虫放于锅中，再用锅铲一按，不久便滋滋地冒出油来。及时翻炒，香气升腾，香味瞬间通过鼻孔直达脑门，口水立马就流了出来……根本不需要复杂的厨艺、不必用各种调料，就可以满足那朴素的肠胃。小时候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犹如那时候的生活一样。

时光荏苒，往事如昨，现在已很少有人再捉木糊虫来吃了。只有那段记忆，依然挥之不去。感恩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无论过去的日子多么艰辛，我们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与艰苦奋斗精神，一步一步走进了新时代。

摸木糊虫



■赵根蒂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木糊虫的大名叫金龟子。央视那个少儿节目的主持人就叫金龟子。我都年过半百了，她似乎还那么天真无邪，就像我童年

的那段记忆，一直那么鲜活、难忘。

金龟子在河南有多种俗称——“瞎碰”“瞎头碰”“老鹳虫”以及“金豆”等，但在我的老家舞阳县莲花镇那块

画面感，也还记得那首老歌里唱的——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居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每当这个时候，小伙伴们就相继走出家门，朝河堤进发摸木糊虫。暮色里，河堤上人影晃动，笑声叫声此起彼伏，大家就好像数不清的鸟儿，在叽叽喳喳地觅食。

为什么叫“摸”木糊虫，而不是“捉”或者“逮”呢？那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缺少外出携带的照明工具，要抓木糊虫只能靠手摸。大家一手提一个小水桶或持一只大茶缸，一手就在狗牙草丛里摸索，细细搜寻藏匿其中的小生命。刚成虫的木糊虫还飞不起来，只能在草里爬动。我们早已熟悉其大小，指尖轻触到一个软软的小家伙儿时就知道是它，然后三指并拢，很轻松地就捉住了它。捉住了固然开心，但也有意外的时候——那些牛、马、驴、羊白天在堤上吃草时随地排泄，夜色中，我

须与漯河相关，以小见大，具体讲述个人、家庭、单位与城市共同发展进步的历程与难忘故事，通过身边人、身边事反映漯河省辖市40年来的成就和发展变迁，展示沙澧风土民情、人文风貌。

体裁以散文随笔为主，不超过3000字；诗歌篇幅不超过50行。作品须为原创，未在公开刊物、网络平台发表过，严禁抄袭、剽窃、AI生成；内容要求积极向上，语言生动流畅，兼具思想性、文学性与可读性。

投稿邮箱为3891325835@qq.com(邮件主题统一格式:【征文】+作品标题+作者姓名);作品须以Word文档附件形式发送,文档内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年龄、联系电话、通讯地址等;每人限投1篇作品。本报将在相关版面开设专栏刊发优秀作品。欢迎赐稿。

漯河建省辖市40周年征文启事

1986年，漯河市升格为省辖市。40年来，漯河从内陆小城崛起为中国食品名城、中原生态宜居名城，铸就崇尚德、务本图强的城市精神。为回望发展历程、展现城市巨变、凝聚奋进力量，本报特举办征文活动，以文字记录漯河故事、传播漯河声音、彰显漯河魅力，为建设现代化食品名城、创新之城、幸福之城凝聚精神力量。

本次征文以“奋进40年 逐梦新征程”为主题，面向漯河文学爱好者、漯河籍在外人士、在漯工作生活的各界群众征集。

征文须紧扣“漯河升格省辖市40周年”主题，内容

诗风词韵

■朱红蕾

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树 种下桃园，也种下诗意

就地生根。帮它们选择脚下的位置 阳光下舒枝展叶，风雨中开花结果 蓬勃的样子，恍若在院子中嬉戏 它们寻求光照，它们彼此为邻

人非草木

它们保持风中站立的秩序

大地在捕风捉影，时间在光影里跳跃 看不见的光阴在奔走、在交替 四季轮回，岁月的年轮刻下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们都是时间的阅读者 但我非草木，一站就是千年 我羡慕它们，更感谢它们 替我读出未来可能的一切篇章